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毛師淦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八

士喪禮上第十二之三

宵為燎于中庭

正義鄭氏康成曰宵夜也燎大燭賈疏云大者對手執者為大也

賈氏公彥曰古者以荊燋為燭或云以布纏葦以蠟灌之謂之庭燎

案中庭蓋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則三分庭一在北

與執燎者北面以當鄉尸也亦分班而相代為之下記既襲宵為燎于中庭則前一夕已設之矣室中堂上亦必有燭焉可知也葢尸所在主人主婦及親者男婦守焉宵不可以不通明也既小斂堂上亦必有燭經著其特設者耳若喪大記之堂上下各一燭則滅燎後乃設之以照饌及斂下文燭俟于饌東是也黄氏榦以燭與燎混合為一誤矣

右設燎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綪側耕反絞戶交反紟其蔭反劉居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賈疏喪大記小斂君大夫士同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 賈氏公彥曰庶襚者兄弟朋友之等來襚者也紟不成稱故不在數內

敖氏繼公曰祭服散衣皆主人之衣也後言庶襚則

是庶襚之中雖有上服猶在主人散衣之後也云紟不在算則衾在算矣絞狹小於紟不在算可知不必盡用亦謂庶襚繼陳或出於三十稱者也喪大記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又云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右陳大斂衣

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毼可過反音渴

羸力禾反縢大登反脡弟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賈疏小斂之奠饌于東堂下此言東方明亦東堂下亦者亦上小斂也毼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為芋賈疏菹法短四寸者全之長於四寸者切之喪奠之菹雖長不切也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詩秦風小戎篇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賈疏小斂奠一豆一籩不為具特牲饋食禮有籩巾賈疏豆盛溼物不嫌無巾故不言其實豆亦巾之

敖氏繼公曰記言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者正指此東方之饌也始

死之奠用吉器小歛用素俎至是乃用毼豆與無縢之籩皆以漸變之也記云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亦指此時也獨於籩見之者嫌乾物或可不必巾也葅云芋栗不擇脯四脡亦皆變於吉也

奠席在饌北歛席在其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歛奠而有席彌神之　敖氏繼公曰奠席葦席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喪事設葦席歛席亦莞與簟也其謂奠席也此二席皆不在於大歛

之奠在室遠於尸柩故始用席以存神也

宗奠時席先升故席在饌北宜近於饌也斂席在其

東席與席為類又宜相次也大斂于阼故斂席在奠

席之東順之也東堂下既有棜又有二席故不設盆

盥與

右饌殯奠

掘肂見衽掘其月反肂逸利反劉音四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賈疏

檀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士亦衽西階之上此雖不言南首南首可知小要也孔氏穎達曰衽謂燕尾合棺縫際者

敖氏繼公曰言掘肂之深淺以見衽為度也肂在西序下其南盖近於序端

案尸柩所不忍見也見之則以為大戚故未殯以前孝子水漿不入口啓殯以後括髮免之節代哭之法猶與未殯時同足以明其哀慘矣治葬須時而柩不可久露露則凡有服者不得一息休也故掘肂而殯之殯如小葬使尸柩於是暫藏焉死者既若少安而

啓閉有時哭踊有節生人亦可無傷生滅性之虞矣

古人之制此夫豈苟哉注以衽為小要者深衣之衽

以掩裳際在要間故棺衽亦曰小要棺以木為衽刻

棺之縫際乃入此以聯屬而固之兩端廣而中狹形

如燕尾然故亦以裳之衽名之

通論鄭氏康成曰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

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

衽塗上帷之欑猶叢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

曁及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
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
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墻下就墻欑
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
天子諸侯差寛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
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賈疏人君於西階上離序而四
面欑之大夫不得如人君但逼西序以木幬覆棺欑
置於西序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孔氏穎達
曰欑謂叢聚其木周於外也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
頭相湊向內也士殯見衽塗上者士掘肂見衽其衽

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賈疏古者棺不釘君棺蓋每一縫為三道小要每道以一條皮束之大夫士降於君故二衽二束士又無漆也

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直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輓而行賈疏轔輪也軸頭為軹刻軸之兩頭使細穿入輁之兩髀輁兩畔之木狀如牀牀髀厚大為之故名為桯兩畔為

孔著金釧於中前後皆然然後關軸焉　敖氏繼公曰此蓋四輪前後各二各有一軸以横貫其桯與輪也

朱子曰動尸舉柩哭擗無筭然殯斂之際亦當輟哭臨事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　敖氏繼公曰蓋在下者卻於棺之下也棺既升則入于肂中而蓋則置於序端與

案棺入而不哭者以置棺肂中須得審視周整不可以哭亂之也主人不哭則餘人皆不哭可知

通論鄭氏康成曰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

子畫之以龍　賈氏公彦曰天子畫輴為龍謂之龍輴櫄弓天子菆塗龍輴是也天子諸侯殯葬朝廟皆用輴大夫殯葬雖不用輴士朝廟用輁軸則大夫朝廟當用輴

案天子諸侯用輴以升棺輴亦入殯中士用輁軸升訖則去之不入殯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

正義敖氏繼公曰有魚腊謂每筐皆有之也此四物

者擬用於肂中故饌于此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於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於棺旁亦以致其愛敬也然不以食而用熬穀不以牲而用魚腊亦所以異於奠也與

通論賈氏公彦曰喪大記云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注云熬者煎穀也設熬士二種黍稷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存異杜氏子春曰蟄謂重也　鄭氏康成曰蟄所以

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

案如注說是將引蚍蜉使侵棺也而可乎敖氏所推

庶幾近之

餘論朱子曰今古不同如殯禮今已自不可行

右為殯具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

其他皆如初鱄朱淵反音專又主丱反鮒音附胖音判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升合左右體升于鼎合升四鬄相互耳賈疏小斂四鬄為七體亦合升此合升亦四鬄故云相互也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鼎之面位與匕俎之陳如小斂時敖氏繼公曰腊用左胖别於吉也此腊唯豚解其髀不升亦前肩後膞胉脊而已凡腊必去髀不以豚解體解合升胖升而異

案陳鼎亦當東塾少南西面不言者因於小斂可知也

燭俟于饌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燭燋也在地曰燎執之曰燭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

案此燭在堂下為室中而豫設之然則小歛亦當有燭明矣以歛時早室中闇也疏謂近戸得明故無燭無亦以經文不具而强為之説與

右陳鼎

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正義敖氏繼公曰祝徹者題下事也此徹者多矣唯言祝見其尊者耳是時無東堂下之盆盥故盥于門外

鄭氏康成曰小斂設盥于饌東大斂設盥于門外賈疏不知何時設此小斂陳饌訖即設盥則陳大斂饌訖亦設盥于門外也

案此祝夏祝也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執巾者使先待於阼階下為大斂奠又將巾之也賈疏此巾前為小斂奠巾之今徹以授執事者使待於阼階下將為

大斂巾之奠祝還徹醴　敖氏繼公曰設小斂奠之時執巾者待於阼階下祝就而受之然則祝於此時亦唯以巾授之於阼階下蓋授受之節宜同也以待者謂執事以巾置於饌所以待奠事之至也

徹饌先取醴酒北面饌當依敖氏作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面立相待俱降敖氏繼公曰謂待取俎豆者

敖氏繼公曰醴酒尊先取之後設先取禮相變也

饌字誤當作奠

案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奠亦可云饌敖恐與饌于東方之饌相混故改作奠以別之耳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

正義敖氏繼公曰其餘謂取籩豆俎者也先設者先取之後設者後取之經唯言取先設者見其初者耳既取則南面西上俟執醴酒者行而從之降矣設于序西南改設之也凡徹尊者之盛饌必改設之而後

去之序西南南北節也當西榮東西節也不設于東異於生也特牲饋食禮云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此生者之禮也此新奠設于既殯之後而舊奠乃徹於未斂之前者為辟斂故爾凡改設者賓出則徹之 賈氏公彥曰設于序西南不中以不久設故也 鄭氏康成曰堂謂尸東也賈疏謂如尸東堂凡上陳設之次第

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賈疏將設後奠則徹先奠于序西南待設後奠事畢乃去之

案小斂以後諸奠其初之饌也於東方卒之徹也於西方蓋順其陰陽而無所苟焉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亦此意也

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初者如其北面西上也執醴尊不為便事變位賈疏設小斂奠時醴酒先升北面西上執豆俎者立於俎北西上至此執豆俎者豆北東上變於前者以事訖向東適饌便也執醴酒者尊仍西上是不為便事變位

存異敖氏繼公曰醴酒亦後設故其位如初執豆俎

者既設而東上俟設醴酒者畢而從之降亦由便也

此奠於西堂其俟降之位東上是由餕東而南乃降

自側階也然則側階南於序端矣凡升降自側階者

此經皆不見之

案上文云降自西階則諸徹者俱相從以降矣又云

如設於堂則設之堂下而不在堂又明矣敖氏乃有

奠於西堂降自側階之說殊不可曉

乃適餕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方之新饌　敖氏繼公曰適東方之饌處以待事至也後放此適饌亦由主人之北

案上疏謂奠者位在盆盥之東其指此適饌時與此暫俟於此非常位也若奠畢由重南東而復位則當南近於門此適者由主人之北饌奠之南當東榮之東而西面執巾者亦存焉

右徹小斂奠

帷堂

正義敖氏繼公曰又將設飾也

案此為大斂事至也凡小斂大斂有事於尸皆帷堂卒斂而徹帷喪大記云士堂上一燭下一燭堂上之燭其照斂者與帷堂則堂亦闇而斂事繁重不可無燭照之也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

正義鄭氏康成曰袒為大斂變也不言髽免髺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賈疏男子髺髮免婦人髽自小斂以來有此此時自若故不言也

敖氏繼公曰婦人尸西東面以男子將升故也取節於尸明近於牀男子但言西面袒是遠於尸矣然則此時主人堂上之位其在阼階上所布席之東與

案婦人近於尸者無所隔也男子遠於尸者斂席在尸東男子又當位於斂席之東也至遷尸於斂席則又男子近而婦人遠矣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親者謂衆主人也

案親者謂大功以上經例無異若專指衆主人則齊

衰大功者皆不升堂視斂也而可予敖蓋泥於下經衆主人復位之文耳

士盥位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既盥並立西階下賈疏亦如小斂時士盥二人以並立西階下以待遷尸也　敖氏繼公曰此時不設東堂下之盥而徹者乃盥於門外似亦未必有西方之盥若然則此士亦盥於門外與喪大記言君大斂之禮云士盥於盤上北面

案大斂訖而舉尸以殯度非兩人所能勝則所云二人以竝者必不止於二人明矣

布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下莞上簟　敖氏繼公曰布席之處其於階上為少西於楹為少北葢小斂之牀大斂之席與殯肂之節宜同也

案席在東堂下奠席之東執事者以升而布之葢由阼階以尸在中堂無嫌而尸西有婦人也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

正義鄭氏康成曰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賈疏君襚小斂不陳不以斂至大斂乃用是主人先自盡也　敖氏繼公曰美者在外謂衣也君襚先祭服祭服先散衣而祭服之中又各有所先後皆所謂美者在外也在外亦指斂時言之若於此時則但為在下耳君襚不倒尊也以祭服視散衣則祭服為尊以君襚視祭服則君襚為尊唯君襚不倒則祭服亦有倒者矣至是乃用君襚者大斂

之禮重故以服之尤尊者為之襲而美者在外小斂而美者在中大斂又反之禮貴相變也

案下篇將啓商祝袒免以其有事於柩也此有事於尸亦當袒免為之經文不具耳其經帶則三祝於小斂後竝加之矣虞祭祝猶免則夏祝周祝有事時亦免與若成服後則不免以其親者皆不免也

有大夫則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來者則告以方斂賈疏檀弓大夫弔當事而

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　非斂時則當降拜之　敖氏繼公曰告謂告以主人方有事未及拜賓也非斂時則位在下來即拜之

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

案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此謂大夫之先至者也而後來者亦存焉皆升堂視斂馮尸訖乃復東方西面位也但先至者則未斂時已拜之後來者則既斂乃拜之為異耳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

婦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遷尸謂從楹間牀第上遷於阼階上之斂席　敖氏繼公曰復位反階下位以俟也於主人主婦既馮尸乃復升而舉尸以斂於棺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序端子弁絰雖以大斂為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大夫之子亦然士則素冠

右大斂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

正義鄭氏康成曰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於客位　賈氏公彦曰先以棺入肂中乃從阼階斂席上遷尸鄉西階斂於棺中乃加蓋於棺上也

敖氏繼公曰納尸於棺則尸藏不見矣故亦以斂言之小斂男女奉尸此惟云主人者其殯禮之異者與

案不言士舉者可知也小斂訖奉尸俠于堂牀在楹

間故可兩旁奉之殯倚西壁則惟主人奉其右也奉
尸時婦人當鄉北行在房外南鄉暫立以俟復位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
正義敖氏繼公曰後至者於主人既升堂而後來者
也唯云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則於士之後至者既襲
乃拜之矣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
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
踊正此意也　鄭氏康成曰北面於西階東

案云拜大夫之後至者則其先至者當即拜之可知矣拜時南面不稽顙者别于襚而致命時也如無大夫之後至者則既降不即復位亦之西階東視肂視肂視塗也

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阼階上下之位　敖氏繼公曰阼階上雖非婦人之正位以其鄉者在此今復之故亦云復位也此復位皆當在主人拜大夫之時無大夫

後至者則在主人視殯之時

案衆主人復位則齊衰大功者皆復位可知經特言衆主人以該之耳不云降蒙主人可知也大斂前婦人以西方東面之位為正以主人在尸東也殯後主人不升則阼階空而殯在西階不可背之則阼階上亦即婦人之正位矣自此至遷祖不改也

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

正義敖氏繼公曰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則是

此經脫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每旁二筐黍當在南

塗之象葬時加土之意也　鄭氏康成曰塗者以木

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

案以泥塗之蓋斂藏固密之意注謂為火備敖氏謂

象葬時加土或並有之不必主於一也

餘論邱氏濬曰古者大斂而殯累墼塗之今或漆棺

未乾又南方土卑溼多螻蟻不可塗殯姑從其便

卒塗祝取銘置于肂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銘設柎樹之肂東　敖氏繼公曰置銘葢於肂南也柩在肂中而塗之孝子慮神疑於其柩故置銘于此若使之知其處然愛敬之心也檀弓云以死者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録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主人復位踊襲

正義敖氏繼公曰位阼階下位也襲于序東

案記云既殯主人説髦其當此既成踊襲于序東之

時與

餘論徐氏勉曰記云三日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家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諸務以速為榮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傷情蔑理莫此為大盍亦緩其斂殯之期申其望生之冀而致其附身者之誠信哉

司馬氏光曰禮三日而斂俟其復生故以三日為之禮今貧者喪具或未辦或漆棺未乾雖過三日亦無

傷也世俗以陰陽拘忌擇日而斂盛暑之際至有汁出蟲流豈不悖哉

右殯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奥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是不復奠于尸賈疏始死奠小斂奠皆在尸旁今大斂奠不就殯所於室內設之此後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皆不於尸所室中西南隅謂之奥執燭南面巾委于席右　敖氏繼公曰周人斂用日出故既斂而室猶闇須用燭也祝執巾與席

從執燭者升而設之於奥既委巾乃設席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凡喪奠不啟牖
案殯在堂而奠在室者神之以鬼神尚寂静尚幽闇也席設于奥南上奥為尊者之所主若長子之喪則奠未必於奥以其生時不得主奥也其奠于殯東畧如小斂奠與檀弓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似殯後之奠亦在堂者豈禮俗不同耶抑殷制别耶此祝亦夏

祝

燭反降及執事執饌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方之饌　敖氏繼公曰執之以

待俎而俱升

案燭反降則祝亦從而降矣降仍自阼階執事中兼

有祝不言祝者以下文見之

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

柢鬐勤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枇

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賈疏公食大夫禮右首進鬐此左首者下注云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彼右首據席而言此左首據載者若設於席亦右首故云未異於生也　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　敖氏繼公曰左首其首於載者為左也左首進鬐則寢右矣魚以鬐為上腴為下進鬐猶牲之進柢也魚九而三列則三三為列也凡俎實進上乃食生之禮喪之初奠若此但取其未異於生耳其後遂因而不變又以別於吉祭云

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初祝先升賈疏小斂奠祝執醴先升

案此時執燭者亦當前導入室而祝從之既入室燭乃南鄉以照奠奠訖乃出以蒙上省文故不言也

奠由楹内入于室醴酒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如初賈疏小斂奠醴酒先升北面西上　敖氏繼公曰楹内東楹北也唯云醴酒北面則其餘之未設者亦西面矣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

酒在籩南巾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菹菹在醢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此統於席也醴當栗南

酒當脯南　敖氏繼公曰設豆右菹豆南上也豆南上則席亦南上矣凡設豆而與其席之所上相變者

於生人耳鬼神則否

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

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正義敖氏繼公曰立于戸西南面待祝出而偕行也祝後闔戸者祝錯醴最在後故後出而因闔戸也唯云闔戸是初時牖未嘗啓矣既闔戸祝西行而南執事者從之皆由楹西而降奠者由重南而東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

賔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

正義敖氏繼公曰賔出而主人乃與兄弟哭殯順其

親親之心也親者宜異於朋友下云殯前北面哭

存疑賈氏公彥曰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此不

言杖文略也

案三日成服乃杖殯時未成服焉得杖乎大記蓋指

朝夕哭于殯宮者言之而非此時之哭殯也疏誤

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

亦存焉賈疏喪服小功以下為兄弟大功則同門同財然大功容有不同門者至此亦可以歸故

云亦存焉雖歸至朝夕奠亦入哭

案兄弟自初喪至殯勤勞於此日夕不休者數日矣又哭殯乃歸故拜送之以重謝其厚意也

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

正義敖氏繼公曰門外東方之位亦北上　鄭氏康成曰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賈疏次者廬堊室以下總名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注引此為證

案主人出門則婦人當由房降自北階出闈門以入

于内寢

右殯奠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

正義鄭氏康成曰賜恩惠也斂大斂賈疏喪大記君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　賈氏公彥曰雜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

席乃斂注引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衾

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為之改始新之此不言

改新者文不具也　敖氏繼公曰君欲視斂則使人告喪家故主人不敢升堂而先布絞紟衾衣以待其來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帶經則此時君之弔服亦朝服襲裘而加經與帶矣若主人成服之後而往則

弁經疑衰

案弔服弔者固有尊卑又因所弔之人而為降殺但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易服故朝服襲裘加經帶君大夫士一也詳見喪服記

存疑鄭氏康成曰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還音旋

正義鄭氏康成曰迎不拜　敖氏繼公曰喪禮主人不迎賓若有所迎見之則不哭蓋禮然爾上經云見賓不哭是也此於君弔既迎之于外門外又見其馬首即不哭敬之至也言見馬首明未入巷門也入門

右謂廟門也

案喪中唯君及君使至主人乃迎之雖迎亦不拜變於吉禮也康成謂拜迎則為君之答已非也凡喪禮賓皆不答主人拜況君之於士乎袒者為大斂事至固當袒且君至又當袒也主人深衣括髪自若經帶自若

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

正義敖氏繼公曰周官言喪祝男巫皆於王弔則前

國君不得竝用巫祝其在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必用巫祝者其亦以與神交之故與巫至廟門外乃止則君下之處差遠於廟門矣小臣執戈前後以備非常

通論鄭氏康成曰周官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　賈氏公彥曰喪大記

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文與此同有詳略耳

餘論李氏如圭曰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亦君之常衛

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采音菜辟音避下人辟哭辟不辟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必禮門

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辟逡遁辟位也　敖氏繼公曰采讀為菜菜蓋物之可以為豆實者如葵韭之類是也釋采蓋於闑西閾外釋謂奠之于地盛之之器則用笲主人辟於是衆主人衆賓亦皆辟位

案或云君臨臣喪何必禮其門神而入釋采者釋去吉衣也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即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也此說似新實悖

喪大記兩言釋菜與月令仲春上丁樂正釋菜同足以互見之矣主人未成服則凡弔者朝服未變也但小斂後則襲裘加絰為異耳不經之談不可以說禮

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南面房中東鄉君賈疏喪大記君稱言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故須鄉君 主人中庭進益北賈疏前主人先入門右中庭之南今云中庭明益北 敖氏繼公曰此東方中庭也

案郊特牲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則升

自阼階吉凶同之君升時主婦及衆婦人其暫辟入房中乎注言房中東者房戸外之東也

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賈疏主人出鄉門外立

敖氏繼公曰君已哭而主人出為君既有事矣自此以下六節每節之畢主人輒出皆為不敢久留君也喪大記云出俟于門外

案君哭則主人哭公卿大夫於堂下亦哭

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大斂事　敖氏繼公曰位入門右之位也此時唯將拜君乃進中庭不然則否

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主人使之升　敖氏繼公曰升之使視斂也西楹東明其在堂中西也主人與君同在堂宜遠之

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

正義敖氏繼公曰升之使視斂以其尊也云繼主人東上則主人之位在楹東少南矣

案繼主人則公卿大夫在主人之西而又當少南也斂時皆不哭東上以君在東也君若不來公卿大夫亦升堂視斂馮尸逆降復位君在則君為主故升之乃升使偕視斂也大國有孤曰公注已見鄉飲酒禮

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

正義賈氏公彥曰卒謂卒斂也　鄭氏康成曰逆降

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

案朝夕哭位謂公門東北面西上卿大夫東方西面北上也復位者蓋亦由重南而東

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

注今文無成

正義敖氏繼公曰反謂命之反也　鄭氏康成曰撫以手按之也凡馮尸興必踊（賈疏喪大記文引之見撫亦馮之類興則踊故）

君與主人拾踊也

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初位亦入門右位也嫌在中庭故以初明之　鄭氏康成曰衆主人辟者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賈疏南面則西頭為首者當堂角之坫

案衆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君升時辟之既復位茲又辟之

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案君降蓋在阼階下暫立以俟復升視奠祝亦隨之南面于阼階下之西公卿大夫亦降復位君降矣主人升由足而東之時婦人乃出于房與

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

正義敖氏繼公曰君反主人而主人即入視塗者蓋君反之之時以是命之也下云君命反奠亦見其一

耳 鄭氏康成曰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也

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

正義敖氏繼公曰入門右即初位也先言位次言初位此復著其所者以明其非有事於中庭則東方之位皆在是也

案主人復門右北面之位下云主人從踴猶在此也

乃奠升自西階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君在阼賈疏凡奠皆升自阼階為君在阼故辟之

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

正義敖氏繼公曰要猶候也節當踊之節也此節謂執奠者始升階時

卒奠主人出哭者止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奠謂奠者出户時也主人於此即出矣哭者止為君將出節也　鄭氏康成曰以君

将出不敢聒尊者

案此云哭者止則前此哭自若也卒奠而主人出未及奠者之降階君亦降出矣於是奠者降階君將出門婦人踊

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

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乘舌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賈䟽周官大行人貳車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　君弔蓋乘象輅賈䟽此據上公及侯伯於王有親者得乘象輅以弔其臣若侯伯於王無親者以下各乘革輅木輅之等注言此者以貳車皆與正車同也　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賈䟽乘君之乘車則此貳車也　敖氏繼公曰此車唯有御與右而已　賈氏公彦曰君入臣家至廟門乃下車則貳車本不入大門此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明出大門矣　敖氏繼公曰喪大記云拜稽顙

案上言君出門廟中哭哭者以君之出門為節則廟門也主人先俟于廟門外君升車乃辟君式之則主人亟趨出外門外矣貳車畢乘明君車之已出外門也主人於是送君拜稽顙送乃哭者見鄉之不哭以為君耳與君出門而廟中哭之意同　又案迎君送君主人一人而已其在列之公卿大夫皆不與可見禮主於喪不以他文亂之而人臣於君不務以趨承為敬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主人拜送不著其處則是但於廟門外耳蓋是時君已升車故也

案君使弔襚主人尚送之于外門外君親臨之乃於廟門外而止乎經雖無兩出門之文疏說善矣

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

正義敖氏繼公曰既送君即襲於外明其袒之久者為君在故也既即位乃拜大夫之後至者此已禮宜更始而為之不可於送君之餘由便拜之也此後至

謂君既至而後來者

案主人即阼階下西面之位衆主人以其即位為襲節焉於此成踊明前此之踊乃從君也

賓出主人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賈疏君在時卿大夫士從君者不得與主人為禮君出後主人乃得與賓為禮也

餘論朱子曰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節而踊今日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

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我朝祖宗時於舊執政亦嘗親臨之

右君視大斂

總論黄氏叔暘曰古者人君於其臣之喪親臨之即其阼階上之位而視斂斂畢撫尸其恩禮一何厚也巫不入門而祝先之其恭敬一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其教孝一何切也臣於君之臨也雖當喪事倥偬之際迎而先入撫而先降

必俟君命而後馮馮又不敢當君所且於男女之
别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盡禮如此此所以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也
案或問士微者也非卿大夫之比而君臨視其斂
如此不已褻乎抑無乃妨於為國之政治乎曰中
庸言體羣臣則士固君之肢體也焉有肢體摧傷
而元首不為之痛怛者聖人制禮稱情以立文何
褻之有且此即政治也為國以禮簿書期會云乎

哉

三日成服杖

正義敖氏繼公曰云成服者鄉已絰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三日者以加絰帶之日數之也

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然則此蓋於未朝哭為之也

案成服通五服之親及外親有服者而言杖則專指當杖者必三日者未三日則服不能備且其次第當

在既殯之後也於是凡有服者各服其冠衰屨斬衰者不括髮齊衰以下者不免矣雖不括髮不免而去纚則如故但於髮紒之上加冠也大功以上要帶之散垂者至是絞之婦人髽者去纚如故要帶之結本者亦絞之其他與男子同

餘論鄭氏康成曰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賈疏謂三日不食至成服日乃食粥曲禮云生與來日

右成服

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

敖氏繼公曰言於此者明已成服然後可為之也君命及衆賓謂弔者也拜之者謝其弔已也棺中之賜謂襚也不拜襚者襚禮不為已也此謂不弔而襚者若弔襚竝行則其拜亦唯主於弔凡往拜之節其於朝奠之後乎拜之皆於其外門外所拜者不見

案未成服主人無他出理君命當急拜成服即往餘

賓則次第拜之不定在一日也不拜棺中之賜則所拜者唯其施於已者爾然則世俗謂代親拜者繆矣唯其然故弔賓與主人皆無拜及死者之法也拜之亦一拜不稽顙　又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則所拜衆賓近在一城之中若其自異國而來者則必不舍朝夕之哭奠而奔走道塗以拜之但拜於其所館而已後世或越數百里之遠過都越邑而往叩弔者之門禮意豈其然哉

右拜弔者

朝夕哭不辟子卯

正義敖氏繼公曰朝夕哭謂既殯之後丈夫婦人於每日之朝夕皆哭于殯宫其禮於下見之　鄭氏康成曰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

賈疏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云乙卯昆吾稔之日昆吾與夏桀同時誅則桀以乙卯亡書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以甲子日死王者以為忌日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闕也凶事不辟者即此經是也

案殯後哭不必不絶聲而殯宮之朝夕有時故無庸分班代哭日必再奠奠無不哭故雖子卯不辟也此云不辟則弔人者容辟之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辟音闢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賈疏謂若舅之子姑姊妹從母之子等　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賈疏有事

謂朝夕哭設奠時非此則閉

朝夕哭而往　敖氏繼公曰即位于堂阼階上也丈夫衆主人衆兄弟也同姓異姓之親及賓客雖以親疏為序列于東方而所上相變明其不相統也門東北面西上與西面北上者相變也門西北面東上與東面北上者相變也以下文考之則此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異爵者也然則西方者其士與門東門西外門內之左右也列定而主

崔氏凱曰同僚賓客弔者因主人

人乃即位于東方之北

案未殯之前無外位以主人未就次不由外入也此將即內位先即外位職喪於凡有爵者之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此其一端矣凡喪以屬之親疏服之輕重為序故主人及五服之親在上而外兄弟次之其以爵則卑者宜近而在上尊者宜遠而殊之故諸公與他國之異爵者皆北面也自外兄弟以上皆主人之屬也在東方而另列于上賓以下則皆賓也東方西

面者與西方東面者相對門東者與門西者相對在外位時蓋皆不哭下云出門哭止可見矣　又案外兄弟注言異姓有服者則舅外祖父妻之父壻甥外孫並存焉

婦人拊心不哭拊撫武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拊心不哭見其悲哀而未敢哭也所以然者以男子未哭故也

案即位時固已哭矣喪事主哀至喪所無不哭也既

而不哭者因辟門若有所俟者然

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還音旋

正義敖氏繼公曰旁三謂鄉賓所立之方而三拜之也於內位之拜別其尊卑故於此略之總旅拜而已以序言之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還而入門也嫌其由便故言右還以明之婦人但言踊以踊見哭也哭有不踊踊無不哭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

案依內位以推外位北面者最尊西面者次之東面者又次之則敖氏所云旁三之次於義為長旁為三拜合之則九拜矣拜畢乃右還而入門非以右還即為三拜之法也主人入門哭而婦人踊節也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

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
緦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耳
少進前於列異爵公卿大夫也他國之公卿大夫亦
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而拜　賈氏公彦曰
外位主人之南有外兄弟其南乃有賓此内位主人
之南即言卿大夫者外兄弟雖在主人之南以少退
故卿大夫繼主人而言也諸公門東少進者案大夫
家臣位在門右則士之屬吏亦在門右又在賓之後

也　敖氏繼公曰此位與外位同故上言其位此著其人以互見之上言賓繼外兄弟此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明外兄弟以上皆少退于主人亦互見之也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西又有公有司之位故諸公與他國異爵者皆少進以别之特牲禮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位亦當如之也他國之異爵者謂來聘若從君來朝者也凡凡諸公卿大夫也

案外位既定辟門以次而入其次則如上經之序與疏言屬吏在門右敖言私臣在門東一也但注疏謂士無臣故云屬吏耳敖意謂執奠者由重南而東則位于此固也但士雖有私臣而不執奠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取諸大功以下者是也私臣雖不執奠其位則當與執奠者俱北面于門東其門西之公有司則祝宗人皆在焉經云少進明有在後列者也敵則先拜他國之賓謂士也士與士敵皆西方東面而

北上則他國之士在北矣雖旅拜必先他國者尊賓也然則公卿大夫亦先拜他國者可知矣特拜者皆一拜必興而後拜旅拜則三拜之喪中主賓之位列莫詳於此

存疑敖氏繼公曰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唯謂異爵者若士則否以其同國異國者皆在西方位又旅拜之不宜異也

案如敖說則上經就外位於西方東面者不見之矣

蓋不其然

右朝哭

案雜記朝夕哭不帷注云既出則施其㡳是殯後設帷但哭奠時不帷耳奠畢帷之而出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者徹既殯之宿奠　敖氏繼公曰言燭先入則徹者繼之可知然則此時燭亦俟于外矣檀弓云朝奠日出故用燭

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

正義賈氏公彦曰祝執醴在先次酒次豆次籩次俎

敖氏繼公曰祝已取醴北面立已取酒者亦北面立于其東西上也餘人已取豆籩俎南面西上蓋立于神席之前不敢以由便而變位也

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

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將復奠　敖氏繼公曰唯豆云西面錯蓋其他不盡然也祝與執事者自西階下而徑東故出於主人之北是時東方之饌醴酒在甒既適饌乃酌之

右徹殯奠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入於室也有俎乃巾之賈疏檀弓喪不

剥奠也與祭肉也與小歛奠殯奠皆有俎俎有祭肉故巾之

敖氏繼公曰如初設者醴酒錯于脯南也不巾别於殷奠也室中唯殷奠則巾其餘否

錯者出立于户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户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滅燭出謂執燭者滅燭而出也亦先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

存疑鄭氏康成曰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

案丈夫婦人以奠者之升降為踊節則奠時哭不止

明矣下經云出門哭止

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

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正義敖氏繼公曰衆主人出而婦人踊乃朝夕哭之

踊節多於殯日者也

案凡踊婦人居閼至賓出而婦人踊衆主人出而婦

人又踊則以丈夫之出門為節不在居閼之數者堂

下者行堂上者止故止者視行者而踊也主人拜送賓則兄弟當出者隨之出矣曰卒拜賓蒙上拜賓之文而終言之非另有拜也敖氏以此拜送賓為衆兄弟之屬非也夫衆兄弟不可謂之賓且家人一體何庸朝夕拜之

右朝奠

總論敖氏繼公曰自婦人即位至此唯主言朝哭

朝奠之禮其夕哭夕奠之與此異者唯徹醴酒脯

醢不設於序西南耳其餘竝同

案夕奠逮日則不用燭矣朝夕奠之外主人兄弟皆不入殯宮小記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是也弔者必於主人朝夕奠時少儀喪俟事不犆弔是也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朔月月朔日也初謂大斂時　敖氏繼公曰朔月則殷奠象生時之朔食也

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葢當籩位敦都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黍稷併於甒北也於是始有黍稷

敖氏繼公曰朔奠及薦新不用籩所以別於殯奠

之類此云用瓦敦則吉時或不用瓦者矣

案朔奠有黍稷見節候之移而加之也無籩隆於彼

者殺於此喪奠不必備且不當遣奠時或處奠者不

足也

主人拜賓如朝夕哭

正義敖氏繼公曰如其廟門内外之儀

卒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宿奠也　敖氏繼公曰朝夕奠無俎非盛饌徹則去之不復改設于序西南唯言卒徹為下事節也

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

正義敖氏繼公曰升謂七而升于俎也初奠小斂既殯之奠

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　敖氏繼公曰俎行而匕者出升階而丈夫踊甸人乃徹鼎下文言主人要節而踊故於此略之而以徹鼎繼匕者出而言非謂其節如是也此見六者之序則是凡奠皆每人執一器明矣俎不言豚魚腊特執無嫌

案執奠者計九人而執燭者先焉

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會如字舊作古外反非下同注今文無敦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籩位俎南黍黍東稷會盖也

敖氏繼公曰黍稷後設變於籩實也醴酒位如初亦醴在黍南酒在稷南其異者北各有會耳

案有黍稷則黍稷為食主故設俎後乃設之既啟會而以醴酒要其成也月令注云不以牲主穀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共為之也　敖氏繼公曰中分其奠祝巾在南者執豆者巾在北者各以近其位而為之然則巾殯奠亦當如之經於此乃見之耳

主人要節而踊

正義敖氏繼公曰丈夫婦人皆要節而踊唯言主人文省耳

皆如朝夕哭之儀

正義敖氏繼公曰為凡不見者言也

月半不殷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大夫以上月半有奠敖氏繼公曰大夫月半殷奠鄭即以此士禮決之

有薦新如朔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　敖氏繼公曰新謂穀之新熟者也春秋傳云不食新矣少儀云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

案薦新當以五穀為主而他物有新者或附薦焉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啟會徹時不復盖也面足執之令足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　敖氏繼公曰其餘取先設者則取敦亦後于俎矣執敦面足是以首自鄉也其執而設之之時亦然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盖北面設之故也敦有首足如物之縮者然

背在上耳

案此徹朔奠為將設夕奠也不蒙薦新之文而言若薦新則所徹者昨日之夕奠非朔奠也經既薦新乃復言此以終上事耳

其設于外如于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序西南

右朔奠

筮宅冢人營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賈疏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此士亦有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

案雜記言大夫卜宅與葬日又云如筮則大夫於宅與日若卜若筮俱可也士亦當然此宅以筮日以卜者蓋科用其一非宅不可卜而日不可筮也敖謂士筮宅不卜辟尊者之禮疑未必然

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葬將北首故也賈疏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為北首故使壤在足處　敖氏繼公曰壤土也謂所掘而起者也於將為壙之處掘其四隅與中央略以識之而已以神之從違未可必也外其壤謂置其壤於四隅之外南其壤謂置其壤於中央之南隅之外若東隅之東西隅之西是也

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免如字下免絰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兆域也所營之處免絰者不敢純

凶　敖氏繼公曰云皆往明衆主人亦行也免經亦

左擁之經服之最重者於此免之以對越神明宜與

人異也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

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

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受命於命筮者

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

艱　為于偽反度道誤反注古文無兆基作期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基始也言為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為幽冥之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賈疏引孝經者證宅為葬居　敖氏繼公曰命曰命筮者命之也亦如吉時宰贊命之為幽宅幽冥之宅也無有後艱言其地若吉則後日無有艱難之事或曰當從古文無兆字而基亦宜作其屬下句

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還音旋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命者士禮略賈疏對少牢述命大夫以上禮詳知非爲喪禮略者特牲亦不述命故知士吉凶竝同也

中封中央壤也　敖氏繼公曰指中封若示神以其處然述命之儀見少牢禮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

正義敖氏繼公曰卦者書卦於木既卒筮而筮者乃執以示命筮者必示命筮者以其出命故爾既占而先告命筮者乃告主人亦此意也若吉時則受命示卦皆於主人占之曰從所告之辭云爾從謂從其所筮之地也書云龜從筮從

案下經卜日占者三人此筮亦當有占者三人故旅占也一人卜筮而三人占者或所傳不同或所見有異宜從其長者也舊說筮有連山歸藏周易卜有玉

兆瓦兆原兆者非也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蔡氏元定曰禹敘九疇時未有周易與原兆也

主人經哭不踊

正義敖氏繼公曰經者筮事畢也

案卜筮免經事竟而復經以接神不敢純凶也觀此則康王以冕服受顧命可不必疑於蘇氏之説矣

若不從筮擇如初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更擇地而筮之

案更擇亦不遠其故地但另營壙所耳以古者北方北首葬有定處無四遠買山之法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再筮若又不吉則更擇地而不復筮也

案更擇地恐須更筮

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正義敖氏繼公曰殯前西階下也　鄭氏康成曰易位而哭明非常賈疏朝夕哭在阼階下西面今在殯前北面是易位也

案筮宅而哭殯以親體之將遠而彌悲之也亦若將以所筮吉之處告者然下卜日哭同

右筮宅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還音環劉户串反敎音患

正義鄭氏康成曰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賈疏以下文獻明器材於殯門外故知此亦在殯門外反位拜位也賈疏謂西面拜位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

朝哭賈疏言亦者亦筮宅卜日二事也敖氏繼公曰拜工謝其勞也主人西面拜工則工東面矣左還椁由椁之東南行而繞之也

案椁之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喪大記鄭注文從下壘至上以端題湊檀弓注并孔疏文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椁繞四旁而抗木在上喪大記注疏文故椁可以預施於竁中竁謂穿壙也既窆藏諸明器於旁乃加抗木掩之也蓋古者椁木件列而疊積之井構者以其材兩

横兩縱層層以上若井字然所以使其乾腊也　又案周官冢人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則竁當在卜日之後然則既哭之猶未必遂施於竁也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則井椁獻器時距葬期猶遠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

獻成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　敖氏繼公曰北上西北上也南

北陳之而前列在西徧視之亦自其所上者始此又與還椁異矣亦先拜工乃視之如哭椁者如其反位哭不踊也　賈氏公彥曰明器之材未斲治先獻之驗其堪否明器須好故又獻素又獻成有此三時獻法椁材直觀之而已

案椁與器同在殯門外之西不必同日也若同日獻則椁北而器南中稍離之與敖氏疑井椁在外門外未必然

右視椁視器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焞秃温反又徒温反燋即約反又即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楚荆也荆焞所以鑽龜者陸氏德明曰鑽一作灼　賈疏古法鑽龜用荆謂之荆焞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周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賈疏彼注云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是楚焞與契為一皆謂鑽龜之焌讀如戈鐏之鐏者取其鋭頭

為之灼龜也　敖氏繼公曰席亦在龜後也龜南首燋在其左皆變於卜時

餘論左氏傳卜葬先遠日辟不懐也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族長掌族人親疏者吉服服玄端也

賈疏士以祭服為吉服士之祭服玄端而已　敖氏繼公曰族長族人之尊者也族長與主人有親乃位于門西以將涖卜

變其位也此占者亦吉服不言者文省耳吉服者亦以對越神明故也占者有司掌占事者也必三人者欲考其言異同之多寡而定是非也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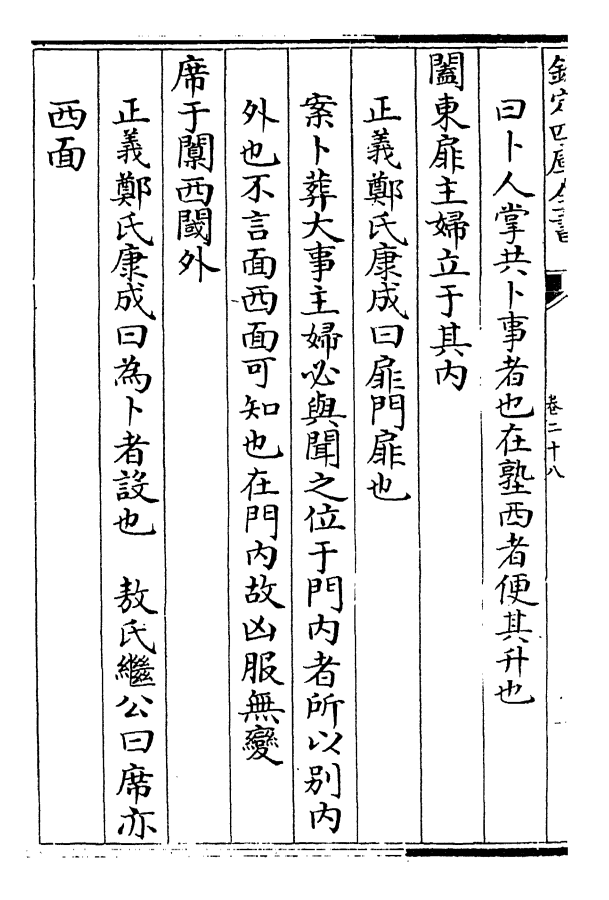
通論賈氏公彦曰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又云如筮則史練冠長衣此宗人吉服宗人掌禮之官非卜筮者著玄端則筮史亦服練冠長衣

案雜記筮史謂大夫之私臣也私臣本應重服筮則

易之以練冠長衣以示不純凶若士之筮史則或私臣或公有司不定以士臣少故也私臣為之自當練冠長衣若公有司則亦吉服以其本無服也族長應有服者尚吉服則無服者可知矣卜人雜記所謂有司也私臣則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公有司則亦吉服經不著之者以其不定也

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在塾西者南面東上　敖氏繼公



曰卜人掌共卜事者也在塾西者便其升也

闑東扉主婦立于其内

正義鄭氏康成曰扉門扉也

案卜葬大事主婦必與聞之位于門内者所以别内外也不言面西面可知也在門内故凶服無變

席于闑西閾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卜者設也　敖氏繼公曰席亦西面

案此與士冠禮特牲禮並同唯少牢禮筮于廟門外不設席為異

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　敖氏繼公曰告告主人也主人既免經復西面

案擁之以手抱之也雖暫免猶不離之族長在主人之北詔辭當自右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賈疏先奠龜次奠燋既奠燋又取龜執之以待授與宗人 敖氏繼公曰燋先謂執燋者先於龜而行也奠龜西首象神位在西鄉之奠龜與燋皆東面不言焞與燋同處可知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近足者其部高賈疏周官大卜注云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

敖氏繼公曰宗人就而北面訝受之下文授受亦訝也

案卜人東面奠龜既則左還南面以授宗人宗人先東面乃右還北面受之宗人既受龜進東面授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還音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卻也

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

正義鄭氏康成曰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

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　敖氏繼公曰來日將來之日也某者柔日之名若乙丑丁酉之類無有近悔謂其日若吉則不近於悔如葬而遇雨及他有不虞則非吉日矣或曰考成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未知是否

𥪡出命者涖卜也東面命之

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　賈疏少牢筮日述命

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 賈疏此不述命而有西面命龜則大夫以上述命者與西面命龜異可知 負東扉俟龜之兆也 敖氏繼公曰言不述命則命龜之辭與涖卜所云者異矣案宗人東面受命訖右還西面坐命龜興右還南面授卜人龜卜人北面訝受之宗人乃退負東扉不述命矣而又有命龜之辭則辭比所命者為約與

卜人坐作龜興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龜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周官

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敖氏繼公曰作猶起也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釋龜復執之也賈疏旅占時宗人授人傳占占訖授宗人宗人復執之

敖氏繼公曰如此文則是宗人亦占之也占謂占其兆之吉凶也兆有體色墨坼旅占卒復受龜遂執之以告涖卜不哭者吉服也主人不哭者未經也

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執龜者下主人也

告于異爵者

正義賈氏公彥曰上云既朝哭皆復外位外位中有異爵卿大夫等宗人就位告之

案異爵者位於門東西而北面

使人告于衆賓

正義敖氏繼公曰衆賓謂士之在外位者也宗人不

親告之下異爵者　鄭氏康成曰衆賔僚友不來者

案敖說正也注說當兼之不來者亦宜使知其期來

會葬也

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賔出拜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云徹龜則是鄉者復奠于西塾上

以待事畢也拜送賔蓋於外門外

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正義敖氏繼公曰若不從則亦以告於主婦而下其

儀則同也至次日乃更擇日而卜之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曰擇則其相去不必旬有一日矣蓋與吉禮筮日遠近之差異也古者士三月而葬日之先後當以此為節

案開元禮有卜宅卜日之儀而政和禮無之蓋唐之世相地擇日之書雖已行於時而儒臣議禮猶知依仿古人而不顧用時說則古意尚存君子不無餼羊之幸焉至宋則併此虛文而亡之蓋專用術者之説

矣尚論者於此能無升降之感哉

右卜葬日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八